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总主编 杨金才



现当代法国文学研究

刘成富 著

非外借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成果
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助

现当代法国文学研究

刘成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当代法国文学研究 / 刘成富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

(文本阐释与理论观照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外国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丛书 / 杨金才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19607 - 2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法国 IV. ①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608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文本阐释与理论观照;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外国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杨金才

书 名 现当代法国文学研究

著 者 刘成富

责任编辑 郭艳娟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 字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9607 - 2

定 价 3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谨以此作献给热爱自由、和平和正义的人们

前 言

长期以来，文明与冲突成了我研究和思考的主要对象。

1990年，我自费赴法国留学，师从巴黎第七大学著名历史教授 Michelle Perrot 女士。这位被誉为“改变史学研究方法的先锋”对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她思维敏捷，兴趣广泛，研究过工人运动、妇女史、权利与义务、共和国监狱等课题，著作颇丰，桃李满天下。她一身正气，与人为善，总是站在弱势文化、弱势群体的那一边，为“社会边缘人”笔耕不辍。其主要著作有《19世纪法国违法犯罪与惩戒体系》、《妇女形象》、《西方妇女史》、《妇女或历史的沉默》、《历史的阴影·19世纪的犯罪与惩戒》、《我的妇女史》、《闺房史》。在她的影响和指导之下，我开始研究法国暴行文学镜像中的纳粹集中营。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超越了人们的想像，也就是从那个时期起，我悲天悯人的性格更加根深蒂固了。纳粹集中营里900万死难者常常会在梦中无端地“纠缠”我，要我无论如何为他们这些“死魂灵”说说话。

1994年10月回国后，我执教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法国抵抗文学与集中营文学”课程，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我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从主题过渡到了风格，继而触及法国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我对安德

烈·布勒东、普鲁斯特、亨利·米肖、阿兰·罗布-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克罗德·西蒙、米歇尔·布托尔、尤奈斯库、贝克特、索莱尔斯、罗兰·巴特、克罗德·莫里亚克、德里达等16位作家、文学理论家进行了一定的思考。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新小说”、荒诞派戏剧、“太凯派”，这些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的文学创作，被我简单地统称为“反文学”。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写作风格的研究，而风格的背后实际上仍然离不开主题，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西方人的梦想。2002年，《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资助，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紧接着，我再次全身心回到文学主题的研究，成功地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一般项目“文化身份与现当代法国文学”。本课题以现当代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和评介了具有重要影响的移民作家和有国外经历的作家，深入探讨了“文化身份”这一主题与现当代法国文学的关系，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多元语境下法国作家的焦虑和困惑。为了点面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本课题着重选取了加缪(Albert Camus)、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昆德拉(Milan Kundera)、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让-克利斯托夫·吕芬(Jean-Christophe Rufin)、程抱一(François Cheng)、维塞尔(Elie Wiesel)以及法国海外文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或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家和作品几乎涵盖了现当代法国文学有关“文化身份”的所有热点和焦点话题，涵盖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东欧文化与西欧文化之间、古老的非洲文明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令我感到欣慰的，《文化身份与现当代法国文学》正式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文化冲突中，特别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无数的非洲

黑人被贩卖、被蹂躏、被屠杀。2016年,我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一般项目“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这一类文学指法国本土之外广大法语国家和地区的法语文学创作,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绝大多数已纷纷独立。直到今天,法国仍然拥有一些海外领省(DOM)和海外领地(TOM)。在“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中,非洲和加勒比海法语区的黑人作家是最主要的生力军。通过比较、分析和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从较深的层次理解和认识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中国学者走向世界,参与多元语境下的文化构建,促进中非合作和中外文化交流。

《现当代法国文学研究》共分二十一章,涉及圣-琼·佩斯、安德烈·马尔罗、玛格丽特·杜拉斯、亨利·米肖、菲力普·索莱尔斯、雅克·德里达、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西蒙娜·德·波伏娃、雷蒙·格诺、塞利纳、普鲁斯特、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巴斯卡尔·基尼亚尔、安托南·阿尔托、尤奈斯库、萨缪尔·贝克特、玛丽·恩迪耶、米歇尔·维勒贝克、阿莱克西·热尼等一批享誉世界文坛的大作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部专著与先前出版的《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文化身份与现当代法国文学》,共同构成了我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三部曲。在这部著作中,读者很快就能发现中国文化对法国文学的影响、法国作家在写作风格上的大胆探索,以及他们对殖民历史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在他们的笔下,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价值理念的文明和谐共存成了其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自由、平等、正义的思想闪耀出了无比绚丽的光芒。就我个人而言,在他们的作品中,我读到了法兰西的思想、法兰西的智慧、法兰西的精神,同时也读到了世界的混沌和人类的苦难,读到了善良的人们对美好未

来的期盼。包容,是消除冲突和走向和平的第一步。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认识自我,是人类一种基本而强烈的愿望,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作为人类文化整体建构的一大支柱,文学成了现当代法国人认识自我、说明自我的重要工具。综观现当代法国文学,我们发现它在风格和主题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文化思考方面具有浓郁的理性主义色彩和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它与法国社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思想性为世界文学起到了先锋作用。一方面,传统文学还坚守着阵地,用传统创作手法写就的作品仍然很多,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派文学对传统文学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现当代法国文学不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也不是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平分秋色。现当代法国文学与传统文学有相拒的一面,又有相通的一面。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闪烁着理性光芒的传统文学和洋溢着非理性精神的现代派文学之间的剧烈冲突和碰撞。从19世纪末开始,理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面对不幸、灾难和毁灭,人显得十分渺小,软弱无力。荒诞派戏剧揭示了人的异化,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沦为机器的奴隶。法国现当代文学关于人和文化观念的认识变化,突出表现为对人的地位、人的力量和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在人与传统理性的斗争中,人勇敢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希望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找到人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空虚的心灵和荒原般的处境,是许多法国现当代作家的出发点,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去超越现实和追求真理的信念。其中,加缪的观点和生活态度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他一生都处在孤独和痛苦之中,但他能够在死亡的阴影中尽情地享受阳光和大海;尽管生活在他的眼

里是无意义的,是与人为敌的,但他通过抗争和超越赢得生活的热情和自由。他那正视荒诞的精神是伟大和不朽的:“睁开眼睛,既望着光明,也望着死亡,这才是大勇。在这世界的正面和反面之间,我不愿意进行选择……我以我的全部行动依恋着这个世界,我以我的全部怜悯和感激之情依恋着人类……看,这是天堂的微笑,这是应该爱的人们的眼睛和声音……此时此刻,我的王国在这世界上。”

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说,现当代法国文学都是一定的物质因素、精神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产物。离开了这些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进行全面的认识。文学和文化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作为文化活动的方式和产品的文学是人类耕耘心灵的产物,体现文化价值和精髓。自从19世纪末象征派登上文学艺术舞台以来,法国文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变革,在写作风格上甚至发生了质变,但是它对人类社会的关注始终没有改变。尽管西方的文明给法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享受,但这种文明并没有能够阻止人类的灾难与不幸,人们反而比过去感到更加失落和悲哀,人被机器所取代,人被物所困扰。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心理上的不平衡加剧了当代人的自卑感和失落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当代法国文学作品中,总是能够体察到主人公的无奈和困惑,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形式多样的行动与抗争。

在这部著作中,绝大部分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不同的期刊,根据刊物的需要,有的配有“注释”,有的缀以“参考文献”,有的仅正文而已。为了与原作保持一致,这里就不再一味地统一格式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论圣-琼·佩斯作品中的中国参照	1
第二章 浅析《征服者》和《人的命运》	12
第三章 论杜拉斯独特的爱情观	21
第四章 亨利·米肖、索莱尔斯和德里达与中国文化	32
第五章 试论萨特文学创作“互文性”	44
第六章 加缪:一位不断寻求生存伦理的人	53
第七章 评波伏娃的《第二性》及其人生观	62
第八章 论雷蒙·格诺文字游戏的背后	73
第九章 评塞利纳的《长夜漫漫行》	85
第十章 现当代法国文学体裁的一个新视角	96
第十一章 普鲁斯特、罗布-格里耶、西蒙与“反文学”	107
第十二章 论巴斯卡尔·基尼亚尔的“辞源学”	117
第十三章 “反戏剧”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学价值	126
第十四章 论“反文学”的诗性价值	138
第十五章 玛丽·恩迪耶的非洲情结	149
第十六章 维勒贝克的《地图与领土》	156

第十七章	一炮打响的《法国兵法》·····	163
第十八章	评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	169
第十九章	《布莱希特的情人》:闪电式的思想表达 ·····	177
第二十章	勒内·夏尔:歌唱生命的夜莺 ·····	186
第二十一章	20 世纪法国戏剧的演变及其背后 ·····	194
主要参考文献	·····	205

第一章 论圣-琼·佩斯作品中的中国参照

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 笔名阿历克西·圣-莱热·莱热Alexis Saint-Légér Legér, 1887—1975)是法国当代一位伟大的诗人,曾于196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7年,他以外交官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在北京旅居了5年之久,他的代表作《阿纳巴斯》(1924)就写于中国。除了《阿纳巴斯》之外,他的作品还有《赞歌》(1911)、《王子的友情》(1924)、《流亡》(1942)、《风》(1945)、《海边的助航标记》(1960)、《鸟》(1963)和《亚洲信札》(1972)等。圣-琼·佩斯的作品犹如一场盛大的庆典,其高雅的笔调超越了时空;他那气势磅礴的笔名就是他全部作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这些作品中,诗人歌颂并启发读者去追怀迷离恍惚、浩如烟云的往事,同时也赞美大自然的无比力量,令人想起茫茫的宇宙。因篇幅所限,本章将主要针对圣-琼·佩斯的两部作品《阿纳巴斯》和《亚洲信札》中的中国参照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可以说,圣-琼·佩斯在中国之行中获得的所有战利品,都是为了他的文学创作。

圣-琼·佩斯是一位极度敏感的法国作家,这位出生于法属殖民地瓜德罗普岛的诗人总是以其敏锐的人道主义目光观照中国。从20世纪初在中国开始其外交生涯起,特别是在中国西部戈壁之行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与他曾经生活过的“绿色天国”(大海)迥然不同的理想世界。通过大量的西文译

作和著作,特别是通过切身的经历,圣-琼·佩斯扩大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并深化了他的诗歌想象。中国为他的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诗情和新的活力,拓展了他进行哲学沉思的广阔空间。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中国已大大开阔了他在这狭小星球上的视野。在中国,圣-琼·佩斯成功地找到了他生命哲学的载体——道教和沙漠,他以某种纯精神的方式穿越了这个古老的国度。^①

众所周知,奠定圣-琼·佩斯名声的是他的历史文化诗作《阿纳巴斯》。圣-琼·佩斯常常把自己关在道观里,或研读中国古籍,或进行哲学思考,或进行精神求索。这些阅读和思考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中国知识,使他从中汲取到了新的文学滋养,而且使他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得到了空前的升华。因此,就抒情的形象和抒情的手法而论,《阿纳巴斯》这部伟大的诗作首先是与“道”这个东方智慧的载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部不朽的作品是诗人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座道宇里陆续写就而成的。道宇里所洋溢的那种恢宏气势和虚而静的气氛渗透了诗人的整个灵魂,使得他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尤其对广义上的人类文化产生了全新的感悟。在那浓重的“道”的神秘气息里,圣-琼·佩斯与天宇进行了真正的心灵碰撞与交融,他似乎听到了突然闯入的“内心指令”。在结构上,《阿纳巴斯》就像一个融“天—人—地”三位于一体的宇宙图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时而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时而究天人之关系、探询宇宙之奥秘。除终曲和首曲外,全诗共分十章,前五章描述了异邦人在大地上进行由南向北、由东及西的远游,后五章则表现了异邦人登上天庭后重又回到大地所做的精神遨游。诗中所写的“辽阔的、无记忆的牧草之乡”是诗人出游的地点,同时也是诗人所认知的世界和进行自我探索的理想空间。如果我们用“道”的阴阳学说和《易经》的精神以及《八卦图》的神

^① 毛奎:《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秘象征数字来对这首史诗进行深入的解析,就不难发现诗人进行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和方向。在圣-琼·佩斯的笔下,“数字”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数量单位,而是代表着一种有生命的、神秘的、象征着天地间生生不息的人类活动。全诗的十个章节以及每个章节里的诗段、诗句、节拍和韵脚的数字寓意是深刻的,它象征着诗人在大地(阴)上的远征和在天宇(阳)间的精神求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纳巴斯”(意为“内心探险”)这一希腊文的词义与“道”的精神产生了某种耦合,通过这种“耦合”,圣-琼·佩斯为我们成功地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抒情方式。

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特别是戈壁之行,圣-琼·佩斯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哲学思考空间,使他最终从审美的角度上在沙漠与“绿色天国”之间找到了一个切合点。作为外交官,圣-琼·佩斯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外交圈内,他喜欢融入城市生活中,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保持一致。在他的眼里,要真正了解“智慧而博学”的中国,就必须放弃那种“故作风雅”、“闭目塞听”的处世哲学,必须与中国政治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在与当时的社会名流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密切交往中,圣-琼·佩斯了解到了中国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动向。通过与中国人进行实际的情感交换和心的交融,诗人对中国产生了切身感受,在社会风尚和文化习俗的背后触摸到了中国的灵魂。因而思想的矛盾和灵魂的冲突成了他诗歌创作中所要表现的重点内容。《阿纳巴斯》是一部完整的以记游为题材的英雄史诗,它着重记述了诗人进行远征、征服戈壁沙漠和寻觅通往西方道路(丝绸之路)的三个重要方面。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圣-琼·佩斯常常跨上他心爱的乘骑到北京郊外漫游,甚至乘着黄风向着广漠无垠的戈壁沙漠“航行”;而是在他的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常常把中国西部的沙漠和他度过美好童年时代的大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远游、怀乡和内心的探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就其类引的巨大无比的大地财富和人的创造而言,就其征引的浩繁的社会风俗、宗教礼仪和最遥远的往事回忆而言,《阿纳巴斯》堪与《荷马史诗》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这部史诗写于1920—1921年,正值诗人旅居中国期间。1924年,该诗以“圣-琼·佩斯”笔名发表后,在法国诗坛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圣-琼·佩斯的笔下,古老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社会风情,得到了较深层面的展现。诗人曾经说过,这部史诗来自于一个意为“内心探险”的普通词源,有着地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含义。就地理意义上的探险而言,这部诗作描述“异邦人”(征服者、探索者)由海滨出发,向内陆的戈壁和草原远征,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游记;但如果从精神探险的角度来看,这部长诗又是一部抒怀之作。诗人所说的“内心探险”有“内心登临”的寓意,也就是说诗人经历了上天入地的精神历险。^①在他的笔下,异国情调的色彩已消失殆尽,甚至异同性也不复存在。在这首长诗的第四首的开头,圣-琼·佩斯这样写道:“有比帝国更为广阔的夏天。”诗人这里所说的“帝国”显然指的是中央帝国,也就是中国;但同时也是指的罗马帝国,因为圣-琼·佩斯笔下的参照物不可能只有一个:“天空一望无垠,地上不见任何驼鞍。这是塞特(Seth)之地,这是扫罗(Saul)之地,这是秦始皇之地。”由此可见,军事威力和军事征战成了圣-琼·佩斯讴歌的主旋律。在诗人看来,尽管过去的诸多风流人物都已经消逝,只剩下人类冒险的永恒背景;但过去的一切又没有真正地消失,因为它们都还能够在中国的沙漠中找到原来的意义。显然,在圣-琼·佩斯的精神世界里,“中国”不再是一个精神求索的客体,而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思考主体,一个意义丰富的而且能够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的自我世界。在圣-琼·佩斯的笔下,“中国”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大国”或“强国”。应该说,广袤悠远的“沙漠”给了圣-琼·佩斯想象的翅膀和创作

^① 引自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的灵感,戈壁之行成了他内心的历游和精神的炼狱。

圣-琼·佩斯成功地把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同的人种联系到了一起,把所有人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因此,从“大海”到“沙漠”,受自然力量控制的巨大而荒芜的空间,便成了圣-琼·佩斯诗歌的基本框架,其题目是“大地上人类的永恒冒险”,主角是“处在永恒状况中的、行为无限变化的、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圣-琼·佩斯诗歌中的中国参照成了所有种族、所有文化互为比照的参证。因为在圣-琼·佩斯的眼里,中国具有独特的诱惑力,但这种诱惑力不仅在于它的奇幻性和神秘性,而且在于它与西方国度的一致性。诗人曾经说过:“在北京,当我孤独的时候,这些在中国西部或西北部延伸的大片荒僻的土地,已有好久在我头脑中引起一种近乎幻觉的迷恋。在红海岸边看到的那片沙漠,从没有像中亚这片高地如此激发我的想象。”^①在圣-琼·佩斯笔下,尽管“我”似乎一直没有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始终具有作者本人的心理特征,但是,那些按自己的路线和方式生活着的各种各样的人,实际是同一个持久的、总体的、多重的“我”的表现而已。在圣-琼·佩斯的作品里,无论是猎隼的人,还是吹笛的人,还是养蜜蜂的人,尽管他们掌握着不同的符号和梦幻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没有名字、没有脸蛋的人,就像他们的代表——诗人——自己一样。^②

圣-琼·佩斯要表现的“人性”已经大大超越了语言、文化和种族的界限,他要表现的是人类共有的处境和状态。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与“文化”相关的作品中,圣-琼·佩斯也只是以文化为背景,来寻求意义更广泛的“人性”。很显然,“文化”在圣-琼·佩斯后来的创作中,或被搁置一边,或成为他追踪人

① Saint-John Perse, *Oe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Paris, 1972, p. 810.

② Mireille Sacotte, *Les Yeux des Chinois (et Ce Qu'y Lisent Pierre Loti, Victor Segalen, Alexis Léger)*, in *Les Ecrivains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et la Chine*,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Artois, 2001, p. 88.

性、表现人性的通道。在《亚洲信札》的第一封信中，他对一匹蒙古马描绘得十分细腻“在厚厚的长毛下面，长着极为美丽的蜂鸟或卷毛狗的眼睛，令人同情和怜悯”^①，它“带着幼稚的眼神向我走来，似乎对它自己的丑陋与卤莽毫无顾忌”^②。在传记里，圣-琼·佩斯提到当他还生活在瓜德罗普岛的时候，他家曾送给他一匹马作为礼物。读者在《赞歌》里也能发现他对这匹马的美好回忆：“我爱过一匹马，它是谁呢？”圣-琼·佩斯管他的马叫“阿朗”(Allan)，而“阿朗”又是他母亲在他童年时对他本人的亲昵称呼。这样，这个滑稽的具有热带鸟目光的牲口实际上便充当了他童年的翻版。推而广之，在《亚洲信札》里，这个“通灵”的牲口便成了诗人自己的延续或翻版“我的蒙古马，一个原始的牲口，有时候和我竟如此地成为一体，竟变成了我，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马。马把我当成了他的图腾形象”^③，圣-琼·佩斯在马的身上看到了他自己。此外，在牵骆驼的人的目光中，圣-琼·佩斯仿佛也看到了“海上人”的目光。通过对牵骆驼的人和“海上人”目光的相似性的肯定，圣-琼·佩斯实际上为我们展现了在“异邦”仍然存在的一种真正的“人与人”的亲密关系。细细探究，诗人所描述的沙漠，实际上是未规定范围的广阔空间；他所提供的中国景观，是他在不同地区观察到的或实地见到过的景象的综合。大沙漠成了大海的神奇化身，牵骆驼的人的眼里出现了“海上人”的目光，换句话说，圣-琼·佩斯投向他的马和牵骆驼人的目光，实际上是投向他的两个替身的目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蒙古大草原和戈壁大沙漠给圣-琼·佩斯带来了近乎幻觉的作用，在精神上把他带到了比他所期待的更加遥远的地方，带到了思想的边缘。沙漠之行使得他突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

① Mireille Sacotte, *Les Yeux des Chinois (et Ce Qu'y Lisent Pierre Loti, Victor Segalen, Alexis Léger)*, in *Les Ecrivains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et la Chine*,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Artois, 2001, p. 869.

② 同上，第 853 页。

③ 同上，第 841 页。